

71
36
6

漢詔疏

五



漢詔疏

卷之五



侯應

諫罷邊備塞吏卒疏

上元帝

明 閩中陳衍選評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頓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死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

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行沾之恩、稽首來臣、夫

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理義之教、刑罰之

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侯望急、何然時有

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障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十段已說盡。正不容更說。便就煞住。于筆

高妙

貢禹

乞罷採珠玉金錢。無復以爲幣。疏。上元帝。

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

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槁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朴朴實實說來。漫讀之。若無快處。正使人欲彷彿之。不得當。由性情真篤。別有一段氣機。不可磨滅。

宮室服御疏 上元帝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

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
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
賦歛繇戍之後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
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
竝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
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器亡珉文
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
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眾
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侈也猶昭魯
怪異之事
述此妙妙

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
過天道其日久矣承哀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
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
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
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
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
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
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
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

老成留心

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呆得妙忠愛逼切。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

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

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

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十數人。是以內多怨女，

外多曠夫。及眾庶堊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

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惟陛下深察古

情規二字千古壞事

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

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

太少

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

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

漢書 卷之五
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苦情苦境切事切心言之期期至誠達于
面目

節儉務農疏

上元帝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賢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十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

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官。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

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

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

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

過。刻語

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

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

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

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

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

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士，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于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文章能使讀者撫心動念，則真文章矣。然所以使人撫心動念者，又不自文章中求。

其故難言

乞歸疏 上元帝

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絺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假○人○不○肯○說○者○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

慚愧二字
是千古真
特達人本
色若下愚
無知則未
絕此念

草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
慚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
不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殮尸祿。沆朝之臣也。
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
臣具棺椁者也。誠恐一旦躋仆氣竭。不復自還。沆
席薦於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
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陳湯

擒斬郅支單于疏

上元帝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
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
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
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
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
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
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滿紙壯氣音吐如生。其功不錄。蓋不幸與
延壽同事耳。延壽不娶石顯之姊。為顯所

疾匡衡媚顯者也故必附會其說以阻抑
延壽而并及湯夫以延壽武人能耻爲石
氏壻衡譚經論道廼婢妾其性貽害賢能
真可愧死矣

湯字子公延壽字君况

賈捐之

乞罷兵珠厓疏

上元帝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
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
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
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
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
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
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竝作視聽
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
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
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

入此句奇

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
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
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
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
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
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
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

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採平
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
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
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
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
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
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鬪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

以上似一篇史略

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廓。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

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廼服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虵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

漢書卷之五

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聲極靜。氣極緩。其心卻極切。足令人主深

思徐念

杜欽

追訟馮奉世疏 上元帝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

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

警而核刺
取動心

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成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應直言對

上元帝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

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

尚語飾詐可恨

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

無乖刺之心于鈞之力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

逆理之節于鈞之力始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

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

狼毒

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

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于人變象見于上

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

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

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于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

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留此為奸人欺君榜樣，他日華子魚手殺伏后，大有所本。

京房

出守再上封事 上元帝

正先事殊
僻占事不
傳古書不
及見者不
可勝數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漏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唯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三上封事 上元帝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正欲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

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
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
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
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
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
欺也願陛下察焉

馮遂

奏浚屯氏河

上元帝

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

筆路未得
端淨使事
外八開卷
已自了了

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
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
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
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勢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
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
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
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不久。其
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
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

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三曲間北可六
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
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餘
郡然後憂之晚矣結妙

時下其議博士許商行視奏勿浚後三歲
河果决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河堤使者王
延世治築三十六日始成而民舍官亭漂
去四萬所矣

士伍尊

追訟丙吉疏

上元帝

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
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
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
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
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
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
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
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

叙語足感
動人

上下皆敘
事中間忽
插咏嘆數
語精神動
盪以後韓
蘇諸家屢
用其法

後少內畜大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
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
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
○細○甚○
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
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徵其報
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
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
謙讓不敢自伐○名臣舉動○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
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此

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
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
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

蕭望之

具劾韓延壽疏 上元帝

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
壽衣黃紉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榮植羽保鼓車
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榮戟五騎爲伍分左
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鞞歌者先居射室望

見延壽車。嗷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陞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簡。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

誣辭也。蕭望之一時重望。作此舉動。其文之妙。則不可沒。妙在不省不繁。曲折已盡。

入粟贖罪議 上元帝

義利並言
人情通達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

端有此理。

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薛廣德

諫射獵疏

上元帝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僕得至誠

翼奉

應直言封事

上元帝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

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關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

以豈帝王之惠

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

虛倉廩
府庫之令

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骨體五廼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下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也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妙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

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大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惟陛下財察

舉朝所不敢言之事廼託之陰陽占候從

容言之微辭亮節筆氣膽氣卻得相當

平昌侯封事 上元帝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詭異而有至理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

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况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于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時平昌侯王臨稱詔就奉學律曆陰陽之術。奉不與言而上封事。

是諷諫奇巧一段。

時日對 上元帝

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客時為主見於明王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由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

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曆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

以術數占候說到性情上奇論至理

徙都成周議 上元帝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別館也未央宮

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
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
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
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太和百姓
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
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
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
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
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厥倉

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
羗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
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
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徙都
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
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
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
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
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

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
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
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
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王
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
饉、加之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
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
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
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
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
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
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
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惟
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他日光武都洛陽此議雖似迂濶當是從
讖數中來

諸葛豐

謝收司隸校尉節疏 上元帝

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亡

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韋玄成

罷郡國宗廟議

上元帝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谷永

訟陳湯冤疏

上元帝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地名。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

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八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荐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宛得妙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庸臣遇湯四字一篇悲感

受伊邪莫演降議 上元帝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

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是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上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是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谷永才氣在一時漢廷之右世主不能羈繼遂至輸心權門卒移鼎祚它日荀彧之

于魏武郝超之于桓溫皆英傑矢志可恨可憐

方術淫詞疏 上成帝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逢興輕舉如淳曰逢遠也興舉也師古曰逢古逢字也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

以下只言自古求仙祀鬼之無益自己部不作議論而事理自明亦言事一法

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長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仙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

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採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象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日拔擊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祿爵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

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劉向嘗以匡衡欲罷諸淫祠爲非是永與向其功罪不可同日語此疏迺出向上豈王氏諸人有見及此而永承之耶大凡姦臣決無正言其有之必有所爲

諫驗梁王立疏

上成帝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臆斷獄亡益于治道汗巖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于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

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污亂之耻，甚得治親之義。

大體至言

長安章城門函谷關次門門牡自亡對上成帝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馬故牡飛也

朗健是短文妙筆

直言對

上成帝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正，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度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溘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

為王氏出脫

申、日食、嫫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

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

又出脫唯恐此意不、透賊腸陰甚

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夫、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恐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

口給絕人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嬌嫚之端、抑
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
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
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
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筮納言、而帝
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
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
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
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

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

意指隱隱

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
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
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愬、
則抱功脩職之吏、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
得卽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
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
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亡乖畔之難者、

處置未嘗不妙

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

又為王氏出脫

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

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

非王氏誰當此選

之吏，銅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

刑釋寬，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

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

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

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

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

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

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

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

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

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

妙唯唯恐不見所必殺許后而後已

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

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

神

成帝時雖有王氏擅權漢室猶自全盛欽

永遂敢于賊殺母后何也

匡衡

政治得失疏

上元帝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

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元、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禎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

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
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
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
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
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
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
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大夫好巫而民淫祀、晉侯
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

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
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
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
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
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
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
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

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爲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廢、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傳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勸戒妃匹經學威儀疏

上成帝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

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鬪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

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亡厭。臣衡材駑，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

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
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
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
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
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
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
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
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
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

溫潤甘毳

徙置后土祠疏

上成帝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
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陽
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
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
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

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
好支節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院峽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
 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
 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
 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
引援又好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
 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
 後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
 議定。

至論不易

罷秦故祠疏

上成帝

王者各以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
脫出從來古人之陋習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
 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
 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
 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
 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
 不宜復修。

郊壇疏 上成帝

寓作偶如
木偶之偶

甘泉秦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
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
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
仙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
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
雲門以娛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娛地祇其牲用
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
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
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
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
屬宜皆勿脩

劉向

劾奏弘恭石顯封事 上元帝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
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
臣雖在叨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
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

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

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

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

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

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

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

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亡、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憮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

篡殺殃禍竝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隄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鵝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

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祿。螽蟥蝻午竝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殽。黑白不分。邪

此等事豈
但漢時有
之

正襟綵。忠讒竝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桀
謬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
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
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
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
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
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羽翼陰附者衆。
輻湊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
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

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于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殘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禼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銷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

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

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

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

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

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

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

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

譁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

透明

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

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

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

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

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

下則推其數。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

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

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

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

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夫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托肺腑，誠見陰陽

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

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洩，臣謹重封昧死上。

音吐洪暢，指引辛切，似預知千載之下有

與同弊而極言之者

上甘延壽陳湯功疏

上元帝

鄧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群臣皆閃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一。篇勅節

寒。住。矯。制。二。字。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

五重城。塞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有。此其功方大。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單單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

此引接好

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此。証。更。切。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

四年之勞。而厯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

斷得確

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開豁處使人心服。感憤處使人心悲。能使勞人不惜死力。能使粗人不敢藉口。

前災異疏 上元帝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毀讒。必曰常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

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信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

別○此○句○妙○

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是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

勛兩

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

本意廻○出便用為

結法老

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漢文其主意所在或前或後或中間皆以

一二句極力發明他處千奇萬變此處必

井然分曉

乞罷王氏疏 上成帝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血專國政卒

逐昭公周大夫尹氏莞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甚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

以上直叙
顯然是王
氏影子更
不作斷案
便以王氏
承接語嚴
法老

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
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
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
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
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二十三人。青紫紹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
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
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

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
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

此言雖公似私論事所忌

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

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
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筦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
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
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
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
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什柳起于上林。

後狄梁公
祖此意復
唐

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
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
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
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
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皂隸。
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
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
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無形。銷患于未然。
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

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
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
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裒睦外內
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
于今。六卿必起于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
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機
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
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此王氏罪案之始漢朝第一有關係章疏
班椽于其傳末書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
代漢

史記李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
書劉向傳末曰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
漢惜向也皆文字着眼處後來史氏不知

諫起昌陵疏

上成帝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
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

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
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
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
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
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
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
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

到此漸露
本題字面

然前段一

字不及諫

起昌陵却

字是諫

起昌陵理

明意透久

矣故此處

入得不犯

手且不費

迂緩此作

妙解

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

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

羣臣曰嗟呼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

猶有隙使其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

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

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

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

也不封謂不衆土為墳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

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丘隴

皆小葬且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

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

於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樛里子葬

于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樛里子且死曰葬我必于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

有天子宮夾我葬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隴

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

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

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

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第。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隱。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第。第。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于

紫收

體也。更端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

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

于事情者也。追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

援引縱橫

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

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葬于

驪山之阿。下錮山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

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

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

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葬工匠。計以萬

叙事中要
有此等語
方不板不
冗

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
萬之師至其下矣。項藉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
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
失火燒其臧。擲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
數年之間。外被項藉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
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
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
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周德既衰
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

反覆綢繆

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
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
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嚴如此。而絕
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
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
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
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
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
甚懼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

語、有、不、開、緊、

上文太寬
矣故于此
總收住不
放些毫漏
脫方是大
手

其、實、能、醒、人、者、此、是、也。
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
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
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
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
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
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
公廼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塋以
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

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
庶

左師公緩步迂語正不可及

後災異疏 上成帝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母若
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
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
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

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卒二歲六月而壹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

敘得輕脆
輝燄

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藉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義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

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

態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

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宗世所同聞也臣

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與

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愾愾數千死亡之誅

今日食尤屢星索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

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

曰倅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

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災異之見本自無常日食山崩雖明王盛

世亦恒有之忠臣立言舍此一事別無可

為君上警畏故不得不援引痛切許多委

曲一味苦心

止罷甘泉太時疏 上成帝

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

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

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勅備神光尤

突兀

說得神爽
通動

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
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
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鷄皆雥每見雍
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為福
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
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
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
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
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

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神道設教別有深意

進晏子疏 上元帝

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

讐言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

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

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

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

中書以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

多謹頗略，櫛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

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

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

疑

其書六篇

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

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

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

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

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進關尹子書

上元帝

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

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

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

許后

奏罷省減椒房用度疏 上成帝

妾希誇布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滂穢不修，曠職尸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

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

慧而辨情
理却真所
以妙

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師古曰：內所須者也。邪語辭也。舊故中宮，迺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爲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

者甚耻為之。又故事以特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

若是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俟自見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

婁斷易又蒼鬱正難辨，駁易又宛縉正難

班婕妤

祝詛對 上成帝

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

吳子夫道
不誦不貳
其命

識量議論天地鬼神皆心服，不特情詞之

工... 漢書卷之五終

...

...

...

...

...

...

...

漢詔疏 卷之五終

836

